

晉

書

冊
三



晉書卷七十七

唐 太宗 宗 文 不 本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

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

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

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

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

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

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代卞壺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

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

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
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
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
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
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
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
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
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
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謀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
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
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詰
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

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尙書令
郟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
侍中遷吏部尙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尙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
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尙書令又詔曰
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頗自表優詔褻揚重復自陳曰臣實
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
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懷懼所守終於陳訴
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
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
下披豁聖懷霽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
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文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
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

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與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况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各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痰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竄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

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諡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
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與平伯官屬
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
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
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
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
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
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柶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
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
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幘
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詰

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倣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倣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尙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尙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灣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舍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

王文學尋屬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顓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尙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尙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尙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

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

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尙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

之云二郟詔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裒

褚裒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頴少知名早卒裒以才藝楨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裒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歆卽裒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裒裒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裒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

時數萬口賴昶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昶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昶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昶常優遇之玄爲政旣急昶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昶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惶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昶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昶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昶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昶出軍赴難昶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昶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昶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昶

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昃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昃令下昃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昃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昃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尙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尙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銜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尙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尙書領琅邪

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各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尙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尙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

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
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
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
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
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
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
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
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
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
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
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
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

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

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

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入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郟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

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尙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令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門郎丁纂徵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

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憊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

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詰
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
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謨博
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
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
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
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
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親奔吳爲大司馬
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
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

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闔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儔召恢爲尙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鱸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諡曰敬祠以太牢子胤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

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尙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各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
好名旣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
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
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
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
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
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
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
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
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
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
以俟浩服闋徵爲尙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
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同

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温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

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
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
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謁胡天
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
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
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
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
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
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
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
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
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願陛
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退棄

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旣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郟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尙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

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實以刑書斯爲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尙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概謀遠忠貞中軍鑒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晉書卷七十八

唐太宗文武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嚴

安國從弟羣

第祗羣子沈

從子坦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會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

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尙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尙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尙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彊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

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由此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尙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尙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

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尙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旣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尙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尙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

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令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尙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

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尙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郟鑿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郟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鑿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

迢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
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踣跡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
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
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
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
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
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
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
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際賞之故行雍
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
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

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
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
帝刻日納后而尙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
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
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
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
職加散騎常侍遷尙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
遂至頓弊自省絲絲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
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櫬
椁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
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

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
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
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
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
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巖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
餉吾兩鬢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鬢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
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
門郎巖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
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巖言
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
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

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覺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

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尙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尙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秬米不足了麴糶事其耽湏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儁沈子厥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劼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旣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恆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

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陳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尙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

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旣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

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

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
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
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
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
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
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
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
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
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
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
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
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
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諡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卷七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温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鸕鶿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

與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沉於抱傷心之巨痛懷怛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

溫欲有事中原使尙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尙尙不能
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尙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尙之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尙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
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尙請救施止猗求傳國
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尙已敗慮不能救己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
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
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
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尙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
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尙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輅車鼓吹戍石頭永
和中拜尙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
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
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尙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
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尙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尙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

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奕子混
安弟萬
石兄子朗
萬弟石
第子魏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

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旣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温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尙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温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温入

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沓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又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

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尙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
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
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
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
音樂自第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
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
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
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

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

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琰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文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尙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

輜輳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厓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旣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尙送死淮南沉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旣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至尙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

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鬱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鬱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鬱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尙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尙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尙有德政旣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尙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幻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

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郊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内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

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
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遠田洛追之戰于君
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
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
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
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
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
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
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
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
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

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泝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

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不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吞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尙翳六合未朗遺黎

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覺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覺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旣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疚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憒憒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

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旣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琬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琬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

逸玄嘗稱曰我尙生瓊瑋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遠字安丘處士遠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遠厲操東山而遠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遠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遠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遠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

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

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尙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尙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陋不

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若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
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
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
二石少患面創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
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
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諡博士范弘之議諡曰襄墨公語在
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諡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
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
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
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郗驃等所執害之
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
先娶妾郗氏怨對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

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曰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

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空廣若虛舟任高百辟
情惟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翦
凶渠幾清中寓

晉書卷七十九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謝安傳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文選曹植樂府四首其一爲塋篋引五
言曇所誦是也存文選作在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晉書卷八十

唐太宗文武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徽之子慎之

凝之
徽之弟操之

徽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

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

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

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

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

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

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

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

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
吏部尙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
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
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
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
吾素自無廊廟志直主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
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
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
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
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
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
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
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

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

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旦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

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
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
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
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
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
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
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
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
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倒
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
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尙
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
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

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

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
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
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
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
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
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
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
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

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梨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

翼郊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忘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尙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

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

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
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
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
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
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
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
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
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
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
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
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

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

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犝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尙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旣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猾消殄功勳旣融投鞍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尙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

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郟家離婚獻之前妻郟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尙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

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
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
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
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
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
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
誇尙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
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
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
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
巖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

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
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
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
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
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
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卷八十

晉書卷八十考證

王羲之傳吾素自無廊廟志○監本脫志字今增

恆恐兒輩覺損其權樂之趣○監本脫損字今增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監本脫許字今從閣本增

王獻之傳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監本脫不遑二字今從閣本增

晉書卷八十考證

書卷八

一、通文韻通之類法不與耳氣○蓋本韻不與二、法合等韻本韻

新日韻大韻法與韻法○韻本韻法等合對韻上韻

四、新日韻法與韻法○韻本韻法等合對韻上韻

上、新日韻法與韻法○韻本韻法等合對韻上韻

書卷八

晉書卷八十一

唐太宗文武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旣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

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諡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旣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鑿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鑿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鑿以時進討鑿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

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
而退先自摧屐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
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鑿執不聽協又奏免鑿官委
豹爲前鋒以鑿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龔時石
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
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
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
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
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
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
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泰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克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貫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

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大羊之
威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
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右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
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
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
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尙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
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
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
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
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
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温嶠率
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
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

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郅鑿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尙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族子伊

桓宣譙國鉉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

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
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
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舍舍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
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
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
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
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
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己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舍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
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
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
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尙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

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格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頗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

賊別將王鑿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詔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迥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

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灑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灑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

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閩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閩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瀨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旣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

伺謂廩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廩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廩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瓌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

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
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
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
亡往者杜歿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
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
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
旣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
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
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
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
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
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

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鑿與其將夔安李蕘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瓚戴義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

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尙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北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成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

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諡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璩璿璿璿璿最知名

璩字叔連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役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愨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卽授

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旣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等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實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

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棘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璩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璩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旄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卽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

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泰山二郡太守邃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

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
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沒
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
命爲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
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
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
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
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
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
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爲臨
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舍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郗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子遐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舍向京都及

舍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旣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

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
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
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
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
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
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
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
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
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尙書太元中苻堅南侵
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尙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
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
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

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頴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

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劔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灑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兔置有作赴赴羣英勤茲王略

晉書卷八十一

晉書卷八十一

謝安王導

晉曰安公謝安父也謝安字安之其為人也
謝安有美談安嘗世無

謝安嘗與王導共飲酒安嘗曰
安嘗曰安嘗與王導共飲酒安嘗曰

謝安嘗與王導共飲酒安嘗曰

謝安嘗與王導共飲酒安嘗曰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毛璩傳俄而季之述等皆病○等各本誤之按上文云征虜將軍甄季之建平太守羅述不應作述之也今改正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

...

...

...

晉書卷八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

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尙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郾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

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瓘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

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閱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蹟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

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睢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音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

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諛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蒲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絲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

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
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
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
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
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
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
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
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
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
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
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讐賤必舉高
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
郭隗而三十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東帛未賣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尙復守詩稱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仕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

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雷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尙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嘗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從平王舍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

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

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惶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之盛與温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温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

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預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

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

據國史之方策猶尙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
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
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
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
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
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
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
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尙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
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尙
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
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尙公

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受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
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
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
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
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
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
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
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
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前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
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答曰鑿
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
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

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躑躅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温覲覲非望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
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
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
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旣見與語大悅之賜
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
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
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
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
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
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
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

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

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
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
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
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
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
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
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
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
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
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
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心自係於周室不推

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

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疆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尙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尙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

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獻歆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無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尙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

羶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
逡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摛辭綜理王愨雅才虞慚惇史于孫撫翰
前良可擬鄧謝懷鈔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卷八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names like 王... and 立...]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長文傳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續君山耳○臣宗楷按山各本訛出漢書桓譚

字君山今改正

習鑿齒傳繁王之舊宅○臣宗楷按繁王謂繁欽王粲也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晉書卷八十三

唐

太

宗

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

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頗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

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書薦和起爲尙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尙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尙領宣城内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尙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尙先劾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尙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尙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尙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尙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

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諡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

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

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

之褒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褒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尙廢鞍覽卷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慮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

賢是則是詠豈不感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温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温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媾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温謀伐蜀衆以爲

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
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
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
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
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覷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
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
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
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
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
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
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
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
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

萬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

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
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
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
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
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
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
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
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
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羣頗騫翥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
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才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陽尹卒

江道

從弟灌 子績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荒梗道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温奏

廢浩佐吏道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魏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

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
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
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
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
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
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
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
林將用寶器道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
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糝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
帝玄宮始用寶劍金鳥此蓋太妃罔己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
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
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
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

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

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蹟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羣父嘗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道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敘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温所惡温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

追免之後爲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尙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顛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顛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聞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與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尙書陸納侍講侍中卜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詔於會稽王道子諷入坐啓

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
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
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
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尙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
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顓

殷顓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顓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
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
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顓欲同舉顓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
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
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
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顓言爲非顓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
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顓曰兄病殊爲可

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顓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顓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敝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兩請以繳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

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尙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骸謬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
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覲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
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頽喪道績剛譽車殷忠壯睠言遺直
莫之能尚

晉書卷八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帝以君若無當稱夫至爾將共其執行於不...']